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成立及对中国的早期资助

蒋育红

【摘要】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是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独立出来的专门资助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基金会。该基金会建立之初,资助目标是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长期发展奠定系统的、坚实的、高水平的基础。在这个目标下,CMB 资助建立了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除此之外,1914—1919 年间,CMB 还对中国的其他医学院和教会医院提供了资助,同时为医学教育人员和医疗人员的提供进修和研究资助和奖学金。该基金会在这个期间的资助活动和理念,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深远影响乃至对中国现代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MB; 洛克菲勒

Early Activities of China Medical Board's in China JIANG Yuhong.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730*

【Abstract】 China Medical Board (abbreviated as CMB), originated from Rockefeller Foundation, gives support specifically to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health promotion in China and other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Asia. At its beginning, CMB's vision is to lay a solid and systematic foundation with high standard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China. With this vision, CMB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built up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the best one at that time in Asia and the world. Besides this main task, from 1914 to 1919, CMB also devoted its effort and fun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missionary medical colleges in China, sponsored missionary hospitals, provided fellowship, scholarship and grants to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staff in China, which greatly enh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not only PUMC but also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ine and promotion of health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Medical Board; CMB; Rockefeller

成立于 1914 年 11 月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简称 CMB), 秉承其成立之初的使命, 近百年来, 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及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资助。该基金会对中国的资助曾于 1951 年因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回国有而中断。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外交正常化后, 特别是 1979 年邓小平访美后, CMB 又开始了在中国资助活动新篇章, 资助范围扩展到中国的 10 余所高等院校和中国西部农村的医学教育, 得到中国政府的赞扬。本文主要论述 1914—1919 年 CMB 对中国的资助活动和理念, 期冀对研究中外医学交流史有所帮助。

1.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成立缘起及使命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建立缘起要追溯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及其使命。

洛克菲勒基金会 1913 年组建于美国纽约州。该基金会的使命是提升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当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激战正酣, 人们关注的是各种救援工作。同时,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 不能只关注医学救援工作, 未来的工作应该放在致力于促进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第一个部门是国际健康部 (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 专门从事消除钩虫的卫生运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之前, 洛克菲勒本人直接资助在美国南方开展消除钩虫的卫生运动, 后来扩展到了其他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范围也扩大到美国之外的很多国家。

由于洛克菲勒及其部下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慈善事业颇感兴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力很自然地由美国转到中国。在福美龄(Mary Furgeson)所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提到:“中国和国际健康部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两大兴趣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花的钱比在美国以外任何国家都多”(福美龄.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及北京协和医学院.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出版. 1971;13.)。

1914 年春夏,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由芝加哥大学校长(Harry Pratt Judson)为首的一个调查团(The First China Medical Commission)到中国,调查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以便论证在中国开展资助活动的可能性。

1913—1919 年,中国社会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1911 年推翻了封建制度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9 年的“五·四”运动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当时中国政局不稳,国家贫困,民众饥荒,卫生医疗条件极差。

当时的中国医学院,有的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建立和开办的,很多是外国教会所属和建立的,还有一些院校是独立机构建立和开办的(如建设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根据 1917 年埃德华·莫瑞斯发表的《中国医学教育》统计,到 1916 年底,在中国有 26 所医学院仍在开办,3 所学校停办。其中 13 所是教会学校,共有学生约 1 940 名(包括女生 129 名),其中 330 名来自广东,280 名来自浙江,中国人所属的医学院学生大约占 40% ~ 50%。(埃德华·莫瑞斯. 中国医学教育:1917 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起源.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 档案号:785)

当时的医学院中,有几所规模较大,如:中国政府所属的陆军医学院(The Army Medical College),有学生 310 名;德国人建立的 The German Medical School for Chinese,有学生 120 名;教会办的奉天医学院(The Mukden Medical College)有学生 106 名。但是,正如考察团的调查报告所指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高水平、统一的医学教育体系,以及坚实的基础以满足中国的需要。”(顾临. 洛氏驻华医社报告:1919 年 10 月 9 日//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 档案号:787)。总之,在当时的中国,不管是学校还是医院,都缺乏雇员和设备,无法培养必要的、真正一流的人才,无法对中国的医学界的发展起到领导作用。

考察团认为:“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大量的有价

值的医学工作,特别是在基督传教会开办的医院里。在过去,人们对外国医生有着相当的恐惧和怀疑,但在现在几乎都消失了。每个教会医生工作量都超负荷,很多人在自己服务的地区赢得了尊敬和支持”(顾临. 洛氏驻华医社报告:1919 年 10 月 9 日//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 档案号:787.)。

考察团调查报告的结论是积极的、乐观的。1914 年 11 月 5 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召开会议对调查报告进行了讨论,最终采纳了调查报告的建议,决定在中国开展系统的工作,促进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展疾病治疗和预防方面的活动。为此,1914 年 11 月 30 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投票通过“建立一个机构来承担中国的医学工作”,这个机构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简称 CMB)。在协和医学院档案馆保存的 1950 年之前的档案中,该基金会被称为“洛氏驻华医社”。“促进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 CMB 的使命。

1914 年 12 月 11 日,CMB 召开第一次会议,洛克菲勒二氏(J. D. Rockefeller Jr.)任基金会主席(Chair)。1917—1928 年 George E. Vincent 担任基金会主席。1914—1919 年,Wallace Buttrick 为 CMB 美国总部的执行主席(director)。任命顾临为 CMB 驻华医社的主任。1928 年顾临开始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 3 位院长(代理)。

2.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对中国的早期资助

CMB 认为只有培养出高水平的中国医学工作者,才能产生长久的、更大的效果。因此,CMB 在 1914—1919 年采取的战略步骤和所做的重要工作是:第一,建立 1~2 所高水平的医学校(主要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二,资助现存的某些医学院的建设(如湘雅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等);第三,资助一些教会医院;第四,为医学院和教会医院的医疗和教学人才提供研究基金和奖学金,资助一些人去美国进修。因为 CMB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在华医学工作计划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给中国和外国医生提供毕业后教育的机构,以使他们在完成正规的本科课程之后,还能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保持同步。

CMB 的目的是要培养在医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未来的领导者,因此,在 CMB 自己的学校里,应该尽可能的持有最高水平,有着不逊色于西方高水平医学院的师资和设备。在教学语言的选择上,CMB 的成员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论证,认为以培养最高

水平的医学人才为指导思想,用英语教学是必须的,其原因一是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缺少合适的中文教材和文献,再是不可能找到既有足够高的科研水平又能足够好地掌握中文的教授。同时,CMB 认为,教学如果没有经常的科学研究做后盾会是死路一条,不能期望在中国形成一个活跃的、独立的医学专业。所以,决定教职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设备来做科研工作,这成为后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办学宗旨和特色。

2.1 投资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

在医学院建设计划方面,CMB 工作的第一步是重组和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CMB 于 1915 年购买了由英、美等国的 6 个教会组织成立的协和医学堂(北京),并接管了整个医学堂,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PUMC 董事会,由洛克非勒基金会和原来 6 个教会的代表组成了董事会。还任命了美国尔勒冈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洛克非勒医学院的成员的马考林(Franklin C. McLean)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在 3 年任期中致力于组建一个全新的师资队伍,1918 年医学院和预科的教学队伍基本建立了。其中有的来自于美国和英国顶尖级医学院校的年轻人,他们表现出了教学和研究的才能;有的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医生,为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CMB 给他们到国外继续进修的机会,还出资帮助北京小学和幼儿园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在组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争不但影响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硬件的建设,而且由于汇率和贸易禁运使得很多在国外购买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且不能及时供应,严重影响了工期。同时,由于马考林作为高级内科顾问参加美国军队服役,也使协和医学院的建设受到一些影响。但协和医学院的校园建设和招生工作没有停顿。1917 年举行了第一个实验楼的奠基仪式,在北京协和医学堂原址和所购买的豫王府的地方,一个全新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建立。整个学院的基础设施预计在 1921 年完成。建筑的外观考虑到与环境相和谐,所以尽可能地使用中国元素,比如房顶覆盖着绿色琉璃瓦,在这之前,只能用在庙宇宫殿上。建造协和医学院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基金会希望以此在大众的认识中更加强调医学专业的神圣,并希望通过时间来证明其他的额外花费也物有所值。当时,由于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合适的学校来承担医学预科教育,因此 CMB 认为有必要再建立一个 3 年制的预科学校,开设大学

水平的化学、物理和生物课程的实验课,用中文和英文授课。第一年预计招收 30 名学生,而 1917 年 9 月 11 日预科学校第一届共招收了 8 名学生。1919 年秋季,医学本科第一班招收了 9 个学生。

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护理教育。优秀的护理人才安娜沃尔夫被任命为护理学院院长,她召集了美国、英国的护理人才和在美国培训过的中国护理人才,帮助她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护理学院。在 CMB 精英和追求卓越的思想主导下,护理学院努力吸引最高能力和素质的年轻女性到护理专业学习。学院决定只在中学毕业生中招生,因为 CMB 认为将来的护士要肩负重要的责任、他们要尽可能的具有全面的教育背景。同时,还建立了设施全面的为护理学生和教师使用的护士楼。

2.2 资助教会医学院的建设

在医学院建设计划方面,CMB 工作的第二步是在上海建立第二个医学院——利用上海哈佛医学院孕育一个上海的 CMB 的医学院。但由于战争原因,这一计划被迫推迟,最后由于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和时间都超过了预期而彻底流产。1916—1918 年,CMB 在上海支出的购地和建筑费用共计 421 800 美元。

基金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对教会医学院提供资助,主要是对山东齐鲁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等的资助。

山东齐鲁医学院是由英、美教会支持的济南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该医学院是由 4 个较弱的学校组合而成,用中文授课,其资助者希望在给散落在中国各地的无数教会医院提供及时的帮助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916 年入学的学生有 110 名,其中 60 名来自于协和医学堂(CMB 购买协和医学堂后,该校学生合并到此)。1917 年,CMB 出资 15 万美元创造条件接纳北京协和医学堂、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汉口协和医学院转来学生,共达到 150 名,使齐鲁医学院成为中国“最强的医学院校之一”。1919 年,CMB 给该学院 5 万美元额外的资助来补偿由于汇兑导致的损失。由于 CMB 的资助,学院的组织工作和设备有了很大的改进。

湖南耶鲁医学院(Hunan - Yale College, 湘雅医学院)是由耶鲁教会(Yale Mission)同湖南省的贵族合作组建的,每年从省政府那里得到 5 万银元的资助。尽管中国的内战连绵不断,但是 CMB 认为该校

会继续得到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而且该校对中国的医学发展将会起到重要作用。该校的院长胡美(Hume)与 CMB 关系密切,做了很多中国医学教育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他的报告和书信有很多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档案馆里。1916 年,CMB 资助 3 万美元给该校用于建立化学实验室和设备。

1915—1918 年,CMB 共投入 430 649 美元在包括以上两个医学院在内的其他医学院的建设。

2.3 资助教会医院的建设

CMB 另外个工作重点在加强中国各地的医院建设。在当时的中国,人们更加关注直接与减轻病痛有关的医疗工作,CMB 认为,人们对治疗的关注使得医疗工作具有了重要的医学教育的意义。CMB 资助教会医院,目的在壮大他们的医疗队伍,通过区分内科与外科领域,使医生专业化,从而提高医院专业化水平。对于医院建设的资助,CMB 认为更重要的意义是为将来的医学院的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工作场所,毕业生可以到这些医院工作,所以要使这些医院在人力、建筑、设备方面达到 CMB 的基本要求。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医院作为基地,接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医生也无用武之地。以此为指导,CMB 做了很多对教会医院的调查工作,并开始资助教会医院,招募更多的护理人才,同时建设新的医院基础设施,购买医疗设备。有时,为了引入更高专业水平的人才,还特别设立基金给这些人才生活补助费。

在资助教会医院建设方面,CMB 的策略是优先发展那些选定的医学教育中心周边的医院(主要是教会医院),目的是为了通过保持非正式的医院和学校间的密切联系,提供教育基地。到 1918 年底,CMB 已拨款给 31 个教会学校,总额达 676 899 美元,共 9 年的资助。同时,截至 1919 年 6 月,CMB 给 16 名外国大夫(只有一名不是教会医生)15 875 美元各种研究基金资助。

尽管由于战争拖延了时间、导致了汇率变化,但是很多医院特别是北京地区的医院还是克服了不利因素,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资金的资助外,CMB 还帮助这些医院的医生制定职业发展计划。这些工作取得了效果,比如,有些年轻的中国医生放弃其他挣钱更多的机会,留在教会医院工作,因为他们在这些医院里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同时,CMB 还计划,在 CMB 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的医学院组建好后,这两个学校能够对教会医院的医生在进修和职业发展上提供更多的帮助,不仅可以提供毕

业后培训,还能提供医学专业服务,比如:图书馆、诊断设施,以及提供小医院一般不能接触到的疑难病症的案例等。

2.4 资助医护人员出国进修与研究

与学院和医院的发展配合,基金会决定给医生和护士到国外进修提供资助和奖学金。除此之外,CMB 还帮助接受资助者设置他们的学习课程,帮助他们进入医院和实验室,得到试验和研究设备等。到 1918 年底,有 55 个外国教会医生和 45 个中国医生、医学生、护士和药剂师得到在美国学习 1 年的资助。其中 11 852.33 美元是给 10 个中国学生的奖学金,资助他们到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有 5 005 美元给已经在美国留学的 4 个本科医学生。有 4 066 美元的奖学金给 6 名护士。由于战争、汇率变化等原因,CMB 又加大了资助,至 1919 年 6 月 30 日,总共有 24 923.33 美元资助中国医生、医学生和护士到国外学习(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执行主席瓦利斯·巴维克 1918 年年报//洛氏驻华医社主任报告.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档案号:789)。

得到资助的很多中国学生结果很“令人满意,一些人在美国的机构找到了初级的教学职位。很多人回到了中国,他们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因此,有理由相信给予中国的学生适当的科学培训,他们有能力成为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好医生”(顾临.洛氏驻华医社报告:1919 年 10 月 9 日//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档案号:787)。

CMB 花很大的力气来帮助训练有素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找到合适的工作,不但有机会学以致用,同时在更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提高他们的能力。CMB 认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学生的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就意味着花在教育上的大量时间和金钱白白浪费掉了。一定要对毕业后教育和职业发展给予足够重视。CMB 一个基本政策是,“扩大和增加职业责任,同时给有能力的中国人提供足够的资助,使他们具有同国外的同行一样的素质”(顾临.洛氏驻华医社报告:1919 年 10 月 9 日//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档案号:787)。

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 CMB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的资助活动在其资助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与该基金会在投资之前所进行的大量调查工作有很大关系。这些调查报告指引了方向,使得该基金会资助活动避免了以前

外国机构的覆辙。比如: CMB 非常重视与中国政府、其他机构和教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避免不满与冲突的发生。基金会非常重视中国公众和政府的态度的说明。在基金会早期的多个报告中都有关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对开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态度的说明。几乎所有的报告都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对此态度是积极的“和友好的 (mostly friendly), 在 CMB 接管重组的协和后, 当时的政府表现出了特别欣赏的态度”(顾临. 洛氏住华医社报告: 1919 年 10 月 9 日 // 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 档案号: 787)]。

CMB 的愿望是同所有致力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人合作, “而绝不是要替代或让其他机构所作的工作难堪”(顾临. 洛氏住华医社报告. 1919 年 10 月 9 日 // 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 档案号: 787)。因为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一个私人的团体能够独立完成的。然而, “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陷于最大的经济和政治苦难中, 在这个时

候, 国外组织及时的资助可以加速中国建立现代医学专业的速度, 能够满足中国的需要并且保护中国人民的健康”(顾临. 洛氏住华医社报告: 1919 年 10 月 9 日 // 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 档案号: 787)。

1921 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建设完成, 洛克菲勒二氏率代表团来华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从此之后, CMB 的绝大部分精力和资金都用在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运行中。1928 年, CMB 在美国纽约注册为独立的公同, 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中正式分离出来。1951 年撤出中国, 直到 1980 年重新返回, 继续资助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1980 到 2011 年, 该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共达到 131 157 598 美元。

(收稿日期: 2011-02-02)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 简讯 ·

著名国医大师强巴赤列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医大师、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名誉院长、西藏自治区科协名誉主席强巴赤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在西藏拉萨逝世, 享年 83 岁。

强巴赤列大师是著名藏医学家和天文历算专家, 1928 年藏历 11 月出生于拉萨, 1956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藏青联办公室副主任, 拉萨市南城区区长, 拉萨市藏医院院长, 西藏大学筹备组成员,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党委书记, 自治区卫生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自治区藏医学院名誉院长, 自治区科协主席, 自治区科协名誉主席。1986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五届全国科协副主席, 中国中医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医网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中藏医分会会长, 西藏天文历算学会会长等职。

在 60 多年的医学生涯中, 强巴赤列大师怀着一颗一切利他的心, 艰苦奋斗, 勤俭创业, 为雪域医药学和天文历算学的传承、实践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后著有《四部医典彩色挂图全集》(与人合编)、《四部医典形象论集》、《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医诊治学》、《藏医祖传宝串学》、《中国藏医》、《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等 8 部医学著作, 编撰《内科学》等 13 种教科书, 发表《师徒论》、《藏医对胚胎学的贡献和历史》等 80 余篇有关藏医学和天文历算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强巴赤列大师的不幸逝世是国家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藏医界同仁定当继承大师所创之事业, 在他伟大精神的感召下继续奋勇前进。

(甄艳)